



既让孩子开心,也让大人安心—— 这个暑假,如何过得更惬意?

王浩 王藤

家长有难处——

一些双职工家庭的孩子假期“无处可去、无人看管、玩得不开心的烦恼”。

每个人关于童年的记忆,暑假都是最难忘的章节之一。2018年暑假临近,是全家一起出游,还是送孩子参加夏令营、尽情拥抱大自然?或是利用这段时光上培训班、冲刺班集中“充电”?如果孩子年龄偏小,是否还面临着无人看管的难题?此外,对于孩子的衣食住行、游艺娱乐消费,家长又有何打算?该如何安排?

让孩子过一个充实又欢乐的暑假,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假期孩子“无处去”“无人看”,是不少“双职工”家庭遇到的一大难题。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杨菊华说,家长焦虑的背后有深刻的社会原因。首先,城镇家庭结构在变化。当前以三四个人的小家庭为主,父母双方上班,祖父母、外祖父母多在老家,孩子没人看。其次,居住环境在变化。以前不少人住在单位大院,街坊邻居知根知底,可以相互照应。如今身处陌生人社会,街坊邻居不够熟,加之居住地和居住地分离,大人上班地点、孩子学校和居住地相隔远,“课后三点半”“放假两个月”成了家长们最头疼的难题之一。

不少家庭还面临孩子“玩不好”“学不好”的烦恼。每逢假期,名目繁多的夏令营、托管班、课外班等大行其道,生意火爆。但在采访中,不少家长表示这些机构虽然解决了“孩子有地方去”的问题,但很多机构举办的活动看上去热闹,与理想的效果还有一定差距。

还有很多家长挤出时间带孩子外出旅游。王萌是北京一位自由职业者,时间相对灵活,假期里都要带孩子到各地玩。“旅游不仅能塑造美好的家庭记忆,培养亲子关系,而且增长了孩子

的见识。”但带孩子旅游有诸多不便。王萌说,比如住宿,很多酒店没有加床服务,他们只好把枕头垫在四周,防止小孩掉床。餐饮方面,儿童套餐很少,多是大人吃什么,孩子就吃什么,担心年幼的孩子吃得不健康。游玩过程中,凡是线路设计、景区设施默认“大人顺便带孩子玩的”,儿童娱乐设施、亲子互动活动都比较缺乏。

杨菊华说,假期是开发潜能、培养个性、补充学校教育的宝贵时段,不能成为“教育空白带”甚至是“监护空白带”。这不仅仅是家庭问题,更是民生问题,需要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重视。

政府不缺位——

政府、社区、学校一起搭把手,为学生撑起一个安全快乐的假期环境

少年宫、托儿所、社会活动中心……这些是不少家长们的暑假记忆。为什么这些机构逐渐淡出公众视野?杨菊华解释,不少企事业单位曾经分担部分家庭功能,开办福利性质的托育、托管机构。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企业的归企业,社会的归社会”,出于成本把控的考虑,企业把这部分功能推向市场。

社区对儿童看管问题的重视程度也不够。“很多社区在规划之初,考虑到‘老有所养’,建设老年活动

中心、社区养老机构等,但很少考虑‘幼有所育’,缺乏儿童活动场所和设施。即使建有社区文体活动中心,利用率也不高,不对孩子们开放。”杨菊华说。

“学校也应该帮家庭分担烦恼。现在大部分学校出于安全考量,假期关闭校园。其实学校设备齐全,应该充分利用起来,不能让塑胶跑道、游泳池、体育器材等‘晒太阳’。”中国学后托管教育联盟主席张洪伟说。

“做好孩子假期看管,家庭责无旁贷;而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政府也应更多帮助家庭排忧解难。”杨菊华说,比如相关主管部门联合会、妇联、团委、企业等,解决孩子看护的场地、人员等问题。

去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做好中小学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在尊重学生家长意愿的基础上,中小学校充分利用学校在管理、人员、场地、资源等方面的优势,主动承担起学生课后服务责任,并加强管理。张洪伟说,不少省市结合地方实际,出台政策,为学校开展假期及课后服务提供了政策依据。

市场要发力——

主动对接需求,提供更多元优质的暑期托管服务

近年来,教育花费在家庭支出

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特别是年轻父母更愿意为优质、个性化的教育服务掏腰包。夏令营、托管班、课外班、亲子旅游……产品琳琅满目,但质量参差不齐,优质、个性的服务相对较少,供需存在结构性失衡。

虚假宣传、价格昂贵、活动流于形式……家长们对夏令营的吐槽真不少。北京外国语大学文创产业研究中心研究员刘思敏说,这些年夏令营与旅游紧密结合起来,形式更加多元。但国内夏令营发展时间还不是很长,市场成熟度不高,专业人才短缺,企业创新能力有待提升。

“夏令营市场还有特殊之处。”刘思敏说,消费者需求集中在暑假两个月,短时间内集中释放,供不应求,导致价格高涨。与此同时,由于家长们对游学内容缺乏判断,给了低端团、低价团可乘之机,市场上充斥一些主打“低价”的夏令营,其服务质量也大打折扣。

“少儿托管服务市场需求潜力很大,还要精耕细作。机构主体应主动对接暑期需求,开发形式多样的产品和服务。”张洪伟说,如果一味粗放式发展,“狼吞虎咽”抢食,会挫伤家长消费信心,不利于市场成长壮大。政府应加强市场准入和市场行为的监管,制定行业标准,解决“谁来管”“怎么管”的问题,确保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据《人民日报》)

教育部:农村学生营养餐覆盖全国29省惠及3700万人

新华社贵阳6月27日电(记者 骆飞)记者27日从教育部在贵阳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自2011年11月启动以来,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了7年,目前已覆盖全国29个省(京、津、鲁单独开展了学生供餐项目)1631个县,受益学生人数达3700万。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教育部教育督导局局长何秀超介绍,截至目前,中央财政累计安排营养改善计划膳食补助资金1248亿元,并安排300亿元专项资金,重点支持试点地区学校食堂建设。试点地区学校食堂供餐比例到目前已达到76%,大大提高了供应安全、卫生、营养饮食的能力。

何秀超说,为了让试点地区学生吃上卫生、可口的饭菜,逐渐减少“牛奶+鸡蛋”“面包+火腿肠”等单一供餐模式,各地采取有力措施,切实保障食堂运行经费和从业人员工资待遇,有效地提高了食堂供餐比例。

同时,教育部还指导河北、山西等10省份88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实施营养改善计划地方试点,截至2017年底,全部实现国家贫困地区营养改善计划全覆盖目标,约300万名贫困地区学生享受到这项德政工程、民心工程。

何秀超说,教育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卫生健康委等有关部门进一步指导和督促各地及时总结经验,扎实做好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工作。鼓励各地统筹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薄弱学校改造等项目和资金,配齐食堂工作人员,提高食堂供餐比例,完善学校食品安全和财务管理制度,确保食品安全,保证专款专用。

本期导读

农村娃,上堂传统文化直播课

让传统文化走进校园,让乡村里的孩子们也能体验艺术之美,是当下实现教育公平的基本要求,也是美育的难点所在。本期让我们走进全国各地,看看在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之后,贫困乡村的孩子们是怎样在多媒体远程教学设备的帮助下不但感受文化之美、了解文化知识,也增强了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第2版)

让藏戏走进校园 让非遗彰显风采

近年来,塘塘县南木达中心校创新开展了“让藏戏走进校园”教学活动,通过师生的不断实践和努力,逐渐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普遍认同。本期来看看南木达中心校是怎样让学生学习藏戏、了解藏戏,更好地发扬光大藏戏,进而发展创新藏戏,弘扬藏民族的优秀文化。(第5版)

《你只是看起来很努力》

全书收录50余篇作者亲身经历的故事,文章以犀利的视角、独特的思考,为读者揭开成长路上的面纱,让每一个面对学业压力、青春迷茫的年轻人,都能够无惧无畏,成就更好的自己。(第8版)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7周年之际,甘肅宁县开展革命历史进校园主题活动,激励广大青少年进一步弘扬红色精神,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努力学习,报效祖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图为6月22日,在早胜初中开展的《重温党史+牢记使命》图片展览活动,图片展示了王孝锡等宁县革命先烈的光辉历程。梁晓飞摄

上海市教委:充分尊重作者原文原意

新华社上海6月23日电(记者 仇逸)近日,上海小学二年级第二学期语文教科书第24课《打碗碗花》中的“外婆”被改成“姥姥”一事引起舆论关注。

上海市教委23日公布关于小学语文教科书“外婆”改“姥姥”一事的处理意见,责成上海市教委教研室会同上海教育出版社迅速整改,向作者和社会各界致歉,并与作者沟通,将文中“姥姥”一词恢复为原文的“外婆”一词,同时依法保障作者权益。

上海市教委介绍,按工作计划,今年9月起,上海小学二年级将使用国家统编小学语文教材,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二年级语文教科书停止使用。

上海市教委要求全市教材编写工作要从中吸取教训,充分尊重作者原文原意,切实依法维护作者正当权益。上海市教委还将进一步加强教材编制的管理与指导,提高教材审查能力,提升教材质量。

“外婆”改“姥姥”念歪了文章也念歪了方言

张立美

说普通话,写规范字,这是学校和教师的职责和责任,也是法定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十二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进行教学,应当推广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规范字。”这意味着在法律角度,语文教材将课文中的方言改成普通话,确实有法律依据。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也规定,编写义务教育阶段教材,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享有的修改权、改编权,

“外婆”改“姥姥”,也该征求作者的意见。

但是,从文化传承角度来说,语文教材将课文中的“外婆”统一改成“姥姥”。这看上去是为了推广普通话,但实质上是既念歪了推广普通话的初衷,又念歪了方言,还损害了文章和语言本来的魅力,失去了语文教材应有的文化性,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正如段子手们所言,按照这个逻辑,《外婆的澎湖湾》得改成《姥姥的澎湖湾》,“狼外婆”要改叫

“狼姥姥”;儿歌歌词也要改成“摇啊摇,摇啊摇,船儿摇到姥姥桥。姥姥好,姥姥好,姥姥对我笑嘻嘻”。嘿,这么一改,笔者都忍不住想笑。

再者,随着现代传媒的发展和儿歌、流行歌曲的传播,诚然“外婆”是一种方言叫法,但在现实生活中,“外婆”其实早就成了一种大众化的叫法,不再是局限于部分地区部分人使用的叫法。从这个角度,就不该再继续将“外婆”狭隘地定性为方言。退一步说,就

是在上课过程中,遇到了少数学生不理解“外婆”的含义,语文老师只要简单解释一下,学生就懂了。

总之,在语文教材中,一些方言完全可以和普通话共存,并不必对所有方言词汇“赶尽杀绝”,没有必要将方言全部赶出语文教材。相反,方言可以为语文课文增添文学作品应有的个性化、乡土味、亲切感的内涵,让学生更好地阅读和理解课文。(据《现代教育报》)

语文课本用“姥姥”,“外婆”为啥不高兴

戎国强

《打碗碗花》这篇课文里的“外婆”是否应该改为“姥姥”呢?个人意见是:不改为好。《打碗碗花》是一篇散文,是文学作品。作者写自己的童年生活,其中对自己外婆的描述——习惯的称呼是情感的载体,换一个自己从来没有使用过的陌生的称呼,情感联系就被割断了。随意改动称呼,对作者的情感不够尊重;也

是不懂文学为何物的结果。

即使“姥姥”具有普通话语法的地位,是否要把课文(作品)中的“外婆”全部改成“姥姥”呢?既不必要,也不应该。这样做,既是对文学审美的伤害,也会把丰富多彩的汉语变得单调。汉语的丰富性之一就是方言的丰富多样。各地的方言携带着各地的风土人情,用一个词语代替各地的

方言,学生就无从感受汉语之美了。语言是构成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学习语言,并不是仅仅记住并会使用它就够了,还要能够了解语言所携带的地理、历史等信息,通过学习语言,可以让学生具体感受传统文化的丰富多样。

在现代汉语的框架里面,也没有必要把“外婆”和“姥姥”分

个高低主次出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外祖母”是现代汉语的一个书面词汇,而“外婆”和“姥姥”都是其“方言版”,这样可以避免不同方言区的人们为“外婆”或“姥姥”争夺“正宗”地位而伤了和气。文学作品是用“外婆”还是“姥姥”,应以尊重作者、尊重原作为原则。(据《钱江晚报》)

